

私人财产 法律保护在行动

“私人对其合法取得的不动产和动产享有所有权，国家保护私人储蓄，国家保护私人投资及其收益。”这是今年10月22日，再次提请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的《物权法》草案作出的规定。它传达给国人一个可喜的信息：继保护私有财产写入宪法之后，我国将出台《物权法》对保护私有财产进行详细规定，进一步保护私人财产权。

私有财产权的确立，应该说是人类创造物质财富的第一推动力。十八世纪中叶，英国首相老威廉·皮特在一次演讲中这样诠释私有财产权的不可侵犯性：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寒舍中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风可以吹进这间房子，雨也可以



打进这间房子，房子甚至在风雨中飘摇战栗，但是国王不能随意踏进这间房子，国王的千军万马也不能踏进这间门槛早已磨损的破房子。这段后来被概括成“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经典论述，突出反映了人们在保护私有财产问题上达成的共识。



无论在何种历史文化背景和现实条件下，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都可以形成强大的激励与保障机制，最大限度地释放公众创造财富的才智和激情，进而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

然而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私有财产曾长期被视为“万恶之源”，无论是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还是民间的公共舆论，都对私有财产怀有根深蒂固的“偏见”，甚至极端的仇视心态。“抄家”就是中国流传的一大恶俗，中国封建官吏动辄“抄家”的恶习在“文革”动乱期间曾经被造反派们演绎得更加淋漓尽致。

然而追求财富、占有财富、享受财富是人的天性，每个人对自己的财产都希望拥有独立的排他性的支配权。中国有句精辟至

极的古语：“有恒产者才有恒心”。假若说“恒产”的隐喻是人的稳固的物质基础，“恒心”的隐喻是人的稳定的精神诉求，那么两者不只是一种水乳交融般的相互依赖关系，“恒产”在相当程度上还是酝酿“恒心”的丰盈的“原料”。人的向善、诚信、远见、创造欲、进取心等精神美德的迸发皆与拥有“恒产”这一自由支配的财富有着某种潜在的关联。而在这句古语中，最关键的词还是“恒产”，所谓恒产，用现代语言解释其实就是私有财产的产权。

应该说，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积累起大量的私人财产，尤其是非公经济正从“小荷才露尖尖角”逐渐形成蓬勃发展之势。然而，2002年初由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与央



视《中国财经报道》节目共同进行的一项调查却表明，有 93% 的城市居民希望通过修宪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有 67.5% 的居民认为只有在双方共同协商确定补偿标准的情况下，国家才能有偿征用私产，有 15% 的居民明确表示不同意任何条件的征用私有财产。这表明私有财产的安全性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大多数城市居民对法律尚未明确保护私有财产权背景下的私人财富的增加是提心吊胆的。可见，通过修宪和立法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在今天是多么顺应民心的明智之举。

2004 年 3 月，“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一突破性的条款正式写入宪法修正案。而中共十六大报告则明确提出：“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该得到保护。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这一颇具理论创新魄力的新提法，表明执政党对民间日趋高涨的、要求立法保障私有财产的呼声有了积极且明确的回应，预示着依法保护私有财产权正在成为官方认可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也为今后通过修宪和立法保护私有财产权作了政治意识形态上的铺垫，私有财产的保护因此进入



了一个新的时代。

《物权法》草案对“私有财产”做了明确的定义，即包括了公民合法的储蓄、房屋、投资及其收益等财产。可以说，凡是公民取得的一切合法动产和不动产以及各种相应的财产权利都是公民的私有财产。同时，《物权法》草案也对公、私财产的保护作





出了详尽的规定。草案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对他人的物权负有不作为的义务,不得干涉权利人行使物权。权利人享有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害物权。私人对其依法取得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享有所有权,国家保护私人储蓄,国家保护私人投资以及因投资获得的收益。

《物权法》的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通过物权制度巩固了劳动者和企业的物质利益,调动起亿万民众创造财富、爱护财富、积累财富的热情,并鼓励人们大胆地投资创业,通过合法的诚实劳动来取得财产,通过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推动社会生产

力的极大提高,使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不过法律专家也表示,制订《物权法》,也仅仅是保护私人财产的第一步。私有财产获得宪法保护及《物权法》更详尽地对公、私财产权利作出法律规定,固然是法制建设上的一项成就,但当下的现实是,一些地方私有财产之所以不能得到切实保护,并非完全由于立法匮乏,而是由于对于侵害公、私财产权的行为,在政府制度层面上,缺乏完备的事先防范制度。在司法制度中,也不能及时提供有效的事后救济手段。这还需要在《物权法》通过并颁布实施以后严格执法来改变。

文/本刊记者 朱名

